

片山恭一 作品

最后开的花

最後に咲く花

【日】片山恭一◎著

林少华◎译

从水边把细小的瓢虫中搬出这来的野生植物，它已经绽放了花朵。我蹲下身子，用指尖轻轻碰了碰它。
在微小瓢虫里绽放的野生植物，它已经绽放了花朵。
我不曾真正立起。我想就这样静静地在这世界上，直到最后。
我久久地凝视着那小小的花朵。

片山恭一作品

最后开的花

最後に咲く花

【日】片山恭一◎著

林少华◎译



青島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最后开的花 / (日) 片山恭一著; 林少华译. — 青岛: 青岛出版社, 2011.11
ISBN 978-7-5436-7596-4

I . ①最… II . ①片… ②林… III .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 ①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15940 号

最後に咲く花 by KATAYAMA Kyoichi

©2005 KATAYAMA Kyoichi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in 2005 by Shogakukan Inc., Tokyo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in China(excluding Hong Kong, Macao

and Taiwan) arranged with Shogakukan Inc.

through Shanghai Viz Communication Inc.

书 名	最后开的花
著 者	(日) 片山恭一
译 者	林少华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 182 号 (26606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13335059110 0532-85814750 (兼传真) 0532-80998664
鲁权图字	15-2006-056 号
责任编辑	杨成舜 E-mail: ycsjy@163.com
装帧设计	余一梅
照 排	青岛双星华信印刷有限公司
印 刷	青岛双星华信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大 32 开 (880mm × 1230mm)
印 张	8.75
字 数	160 千
印 数	1-5000
书 号	ISBN 978-7-5436-7596-4
定 价	20.00 元

编校质量、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68068670

青岛版图书售出后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印刷物资处调换。

电话: 0532-68068629

本书建议陈列类别: 日本文学 畅销

目
录
·
·
·

001	第一章
063	第二章
129	第三章
195	第四章

第一章 · · ·

1

人行道上，化妆化得富于挑逗性的女郎们身旁聚着身穿颜色发黑服装的男子。无论男女，全都无所事事，只是愣愣站着。女郎们大多讲一口流利的英语。不时擦肩而过的不知什么国籍的男子们用我听不明白的外国语交谈着。这座城市里莫名其妙的语言也多起来了——正这么想着，转而察觉他们口中的竟是日语。

星期五的夜晚。和几个同事在公司附近的餐馆喝完啤酒，又坐出租车一齐赶到六本木的酒吧。年轻的同事一杯接一杯喝着度数高的杜松子酒和苏格兰威士忌，简直像要把一星期来的心理压力用酒精冲个一干二净。醉得一塌糊涂的一个喝的过程中起身吐了一次。

见他折回时脸色苍白，我为他要了一杯葡萄柚汁。他一口气喝干，紧接着要了一杯戈登。喂喂……看来他已打定主意：哪怕多少让肝脏纤维化，今晚也要一醉方休。见他第二次跑进卫生间之后，手机响了。

十二点都过了，街上也还是人如潮涌。泡沫经济破灭后冷清一段时间的这座城市，近几年又恢复了活力。不过，这只是表面上的。公司接待性活动减少，孩子们涌上成年人的街头。一个染发的年轻男子盘腿坐在人行道上，一边弹着吉他一边胡乱唱着什么。几个高中生模样的女孩蹲在大楼背后打手机。走过一个用萨克斯管吹奏《怀念乔治亚》（*Georgia on my Mind*）的蓄胡男子身旁，沿狭窄的小路往右一拐，来到人少些的地段。这一带人也好路也好都格外脏兮兮的。暖烘烘的风吹来，路上扔的纸屑随风起舞。

走上大路拦出租车。大概失火了，路面有警车和消防车的云梯，通往涩谷的路车来人往混乱不堪，很难拦住出租车。于是分开人墙，往稍离开些的地方走去。看热闹的人一齐往高楼顶上仰望。看情形好像有人要跳楼自杀，混乱由此而来。围观的人像看烟花一般，或骂骂咧咧或大声起哄，七嘴八舌喋喋不休。顺他们的视线不经意地看去，原来楼顶边缘站一个身穿泛白衣服的男子。

走了一段路，好歹拦住一辆出租车钻了进去。车内一股烟味儿。告以目的地，闭上眼睛，忽然有点儿想吐。为了冲淡呕感，我让意识集中在由希的身体状况上面。打来电话的是她的母亲，说是从医院打的，随即简单讲了女儿身上发生的事情。这位平时蛮刚强的母亲最后竟呜咽起来。

“消防车出动了，”司机从后视镜里看着我说，“失火？”

“像是跳楼自杀。”我懒懒地回答。

“跳下去了？”

“不，还没有。”

“是吗。”

交谈中断片刻。我一边怅然注视车窗外流动的街头景致，一边思忖刚才那个志愿自杀的人。那个人怎么样了？那般众目睽睽之下，说不定反倒跳不成了。下面围观人的起哄声仍执拗地留在耳底。

“人多大年纪？”司机再次问。

“脸没看清。”

“男的，是吧？”

“公司职员模样。”

“说不定被裁员裁掉了。”

“也可能醉醺醺懒得拦出租车了。”

司机没笑，我也无意逗他笑，只希望他闭上嘴开车。但不知是有意还是迟钝，他不想闭嘴。

“干这个之前，我是管裁员的。”他径自说起这个来，“在建筑公司人事部来着。”

我没有搭腔，把司机话当耳旁风。他以从容不迫的语气继续说下去。说泡沫经济破灭后，公司的订单当即一落千丈。结算情况不妙，连日开会，决定以多给退职金为条件征集二百名左右退职志愿者。他的任务是负责说服不愿退职的人。

“我列举数字说明严峻的现状,没使用辞退这一字眼,只说请求配合,或希望为年轻人着想等等。都是和自己年龄相仿的人,心里不好受啊!”

我很厌烦司机的饶舌。对素不相识的客人说这个,到底什么用心?是想引起对方的共鸣,还是打算进行精神赎罪呢?看计程表旁边贴的名片式照片,估计年纪在五十五上下。

“当时使用的设想问答集的最后一项是:那么你有什么打算呢?”说到这里,他催促似的看着后视镜。

“回答呢?”我随便问了一句。

“走也地狱,留也地狱。”

我差点儿笑出。

“有道理。”我没有笑。

“但实际上没有人这么问。”司机以深有所感的语气继续道,“我是幸运的,因为大家尽管很不好受,但最后都予以配合了。这样,在没有发生什么争吵的情况下,两年左右就凑足了所需要的退職志愿者。”

车在六本木大街行驶。

“可是在完成目标舒一口气的同时,我觉得自己心里好像开了个空洞。”看来他非要把话说完不可,“设想问答集的那句提问就像打往心口窝的重拳躲闪不开——‘那么,你有什么打算呢?’”

“辞职了?”

“嗯,辞职干起了这个。”

大概总算满足了,司机安静下来。我闭目合眼,任车摇晃自己。
我什么也不想,惟愿这么睡过去。

“去正门吗?”

问得我睁开眼睛,以大梦初醒的感觉环视四周。我一边从夹克内侧的口袋掏钱夹一边说:

“去夜间门诊那边。”

司机伸手拿过停车票后,拦车杆提了起来。

“这个时间还探病?”司机找回零钱,恍然大悟似的问了一句。

2

由希身上似乎发生了下面这样的事情。晚上十一点左右,她在自己房间床上睡着了。虽说一天几乎所有时间都在床上过,但也还有起床有就寝的。她尽可能中规中矩地保持白天和黑夜的区别。睡着大约一个小时后,强烈的胸痛使她醒了过来,向睡在隔壁的母亲求救,父母起来时她已陷入呼吸困难之中。父亲叫救护车时间里,嘴唇四周出现了青斑。拉到医院后马上输氧确保呼吸。但呼吸困难未得到改善,甚至出现意识障碍,处于危险状态。于是紧急往鼻腔插入气管,用人工呼吸机帮助呼吸,得以暂且脱离危险。

由希的父亲原封不动转达医生的说明。父母都很疲劳和憔悴,

但因为事态在某种程度上已有所预料,看上去没有过于惊慌失措。

“能会面吗?”我问。

“求求看。”父亲说,“估计睡着了。”

我们跟着护士走进集中诊疗室。一排有几个用布帘隔开的房间,其中一个躺着由希。床边围着很多器械,几乎所有器械都伸出透明的或分色的软管连着她的身体。监控心跳次数的显示屏发出电子声。也有泵类刺耳的声响。此外还有不知从哪里发出的“嗞嗞”声。我摸了摸她放在床上的手。凉凉的,肤色也不好。碰了碰指甲,但没有反应。我站在床边,持续望着闭目合眼的由希。一会儿,护士返回,催我们离开集中诊疗室。

坐在长椅一端的父亲呆呆望着漆布地板。母亲躺在沙发上闭上眼睛。感觉上两人小了不少。去卫生间洗手时随意看了一眼镜子里自己的脸。我比由希的父母憔悴得多,胡楂黑乎乎的,眼圈多少陷了下去。由于没洗澡,头发油腻腻的。而且睡眠不足弄得脸色不好,由于饮酒过度,惟独双颊不自然地发红。若是韦思^①,很可能以这张脸为模特画一幅杰作。

看表,快后半夜两点了。我在自动售货机里买了纸杯装的咖啡,坐在休息室长椅上喝着。我回想和由希最后一次见面的情形。那是上个星期六。

那天较晚的时候,我去了她位于柿木坂的家。被留下吃晚饭,连同她父母一起围在桌旁。多少喝了点酒,快到八点还在由希房间

① Andrew Wyeth (1917—),美国画家。——译者注,下同

里磨磨蹭蹭。房间面对南面的庭院。房子相当旧,但窗是铝合金的。放着小书架,形成她单独使用的小图书室。大多是诗集、随笔集、游记类的书。最下面一格摆着几本大号影集,差不多全是以自然为对象的风景照。书架旁边放着她上小学时开始用的旧书桌。我就坐在桌前椅子上。

“近来做了个梦。”她忽然想起似的说,“梦见你永江了。”

“怕是好梦。”

“地点弄不大清,大约是大学校园里的一个角落,也就那样的地方。好像有个水池或喷水池什么的。你拿一条芦苇样的植物出现在那里,问我那叫什么名字,我说叫物种起源。”

我不由得笑了。

“何苦出来达尔文呢?”

“不知道。不过梦留下很深印象。”

“下次出现时,拿个地道些的东西。”

说梦到此为止。我从书架里拿起一本诗集,目光落在随手翻开的一页的诗句上面:

漫长岁月里我和你朝夕相伴

而今我们即将各自扬帆

为了重逢的那一天

正要往下看,由希唐突地抛出话题:

“高中古文课学过《枕草子》吧？”

我从打开的书页抬起头。

“现在还时不时想起菊花移香那一段。”

“讲的什么？”我合上书问。

“旧历九月九日是菊花节吧，在那前一天夜里把棉布盖在菊花上面沾得夜露，再用移有菊花香的棉布擦身——好像有这么一种风习。”

“《枕草子》是平安朝^①的吧？”

“古人够细心的了。”

“风流地方也不是没有吧？”我说出另一种感想。

“我想那些人肯定很敏感细腻，都能玩味菊花淡淡的移香。”由希仍好像放不下古人那份细心。

“啊，现在用的倒大多是足以把人熏昏的香气。”我附和道。

不料由希不知是开玩笑还是当真说出这样一句话来：

“我若在菊花开的时候死了，你用菊花的移香给我擦身可好？”

“记住就是。”我轻轻应道。

交谈中断，房间里的静寂分外明显。房子位于从道路稍拐进些的地方，几乎没有车辆往来。过了一会儿，由希以仿佛自言自语的口气说：

“每年一到夏天，我就觉得自己活不到秋凉的时候，不知今年怎么样。”

^① 亦称“平安时代”，公元8世纪开始历时约400年。

我默然。

“过完这个夏天，父亲可能离开现在这家公司。”她继续道，“不过好像打算另找工作，想在能干的时候多干些，尽可能多留一点儿存款，尽管晓得我要先去那个世界。”

一直坐着的我从椅子立起，在她躺着的床头轻轻坐下，顺势拿起她的手。

“说得好心虚啊！”

由希伏下眼睛。少顷，老实说她近来有些突然透不过气。

“原以为不过是轻微发作，但后来一个劲儿担忧若剧烈发作可如何是好，担忧得晚上几乎睡不着。”

“跟父母说了？”

“没有。”她微微摇头，“说了，肯定提出睡在这房间里。那一来，母亲就休息不好了。本来为我操劳得够呛了，晚上时间再搭上，母亲要垮掉的。上年纪了，原本心脏就不好……”

天亮的时候护士来叫。我们战战兢兢跟在她身后走去。由希身上仍用着硬管和软管同器械连在一起，但眼睛睁开了。看见我，想做出笑容，但只是脸颊松了松，再次闭上眼睛。我拿起她的手。她已没了回握的气力。觉得如果用力过大，很可能把她整个人弄坏。